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九

記

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豐城李君邦良予友也予始得友君時皆蚤年盛氣藻飾以文華馳驟以材力高覽一世趨舉雄步翹然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

神聖之主先後爲禮樂之司頗涉清華方其得陪經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勵當塗而情晞翊聖顧謂州郡之役勤於民者卑勞於事者細目之鄙俗不足爲也已而並以職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爲外郡之貳予猶偃蹇桀佞不

知省循以圖改悔時或有所見於事而加於民則乖忤背馳而不適其可而李君獨能韜函芒穎磨砥圭角俯習民功以起士譽予旣善君觀其所進而慨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爲奉譴以承嘉惠者之宜而其勤勞於卑細而能不厭者乃所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後稍遷予督學山東而君爲衢州守學憲於外職爲近於清華不得効其力於卑細者以致其進而證其所悟君旣守郡則於民益專而於事益詳矣君爲之益不厭悉其意以厚於民諄諄然如拊摩乎其子壻其身以周於事皇皇然如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警間值之異災以嘗試君之閱

畧偉畫而開發震動其所爲君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嘗歷卒使水不爲害而盜皆就執至其建學命師以率先教化嘉育士類改舫而不徒沿習鼓倡而非僅因守文華之美材力之雄施於民與事雖其卑且細而昭新弘達超然不羣其所藻飾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文華之末技馳驟者乃事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君爲郡滿考予以叅知汴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謂予曰子雖不辱爲郡免折腰之耻然循吏傳當無子名矣君言如此良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老某等相率建祠于城北以永所思豐棟飛甍崇廣麗密巍然肖守之貌尊祀其中後

七年程侯習齋來爲泉州衢人屬程侯以序記委予予觀
史傳所載如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
依近左右游談芬芳揆摛黼藻寵飾甚盛而文翁朱邑龔
遂召信臣杜詩諸吏爲民勞苦不怠除疾去煩興便開利
跡麓務瑣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彌文靡汰無足稱述而
循良之績惇愨悠裕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興高下得
失較著君向得罪而後復屈爲郡誠不爲不遇予雖不獲
効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庶謂知者君與予所
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爲翰林最號清華顧
嘗好言民事在職時每欲乞一郡自試其才以見志而不

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居倘相携過太末之里求君之
祠而謁焉睹所謂豐棟飛甍而君生像巍然其中旣以自
慚且誇詫唐君以爲君明其得意君名遂邦良其字以祠
部郎中謫爲湖州郡丞遷守衢州於予爲同年進士

永定縣知縣許君生祠記

永定東鄉盧九經作祠以祀其令木石方具而南北西三
鄉之民皆起而爭之曰吾賢父母也孰不得祀之亦孰不
欲祠之而獨於斯鄉而其費獨具於斯族耶邑中之民間
之亦曰吾賢父母也非汝四鄉之民所可偏祀尤非盧之
一姓所宜獨費旄倪聚訟各持所是不能相奪者久之始

定祠於邑中而盧九經必欲徙所自具之木石以成之邑民終不能奪也然民猶以不得盡力於所費爲怨則躬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竭其勞以爲慊或競造酒饌以食役人不旬日而祠成蓋一邑之人之情如此邑之秀民爲學官弟子者具書許君善政介吾友人張君以來乞記邑之鄉先生張君僖舉人賴君希道亦以書偕來予約其書所言許君爲政首以惜民財力爲急務視民出一錢役一日如膏血手足之在其躬腠之則痛勞之則苦凡向之所爲館遇賓客供帳使者揆其溢侈妄費而斷不可爲禮者一切罷之其禮所宜有而過於爲具者則裁之或謂將廢禮

矣君曰如是乃稍近於禮而猶非古所謂禮也顧以爲廢乎一意行之不顧議獄緩死辨寃去苛不以嫌忌自爲疑沮必伸其言竟其事而後止至其毒民之魁法所必不貸者去之惟恐不盡且速而不苟爲姑息也發倉捃饑便宜從事蹈文法之所禁而不以爲難給授有方予粟皆餓者而餓者無不得粟其稍有食而將餓者予之金使有以續其食亦不使有餘食者得冒毫分之予此其得民之政之大者諸所行事無一不出於爲民而不暇詳也然君之在邑蓋亦艱且危矣失賓客之色詞而干其恚怒每詆之曰是矯焉以沽惠於百姓而不近人情者耳其爭獄之出入

與夫便宜捄饑之策觸忤上官卒以理奪其忿寵辱之形
變於前傍人皆爲君驚上官或察或終不察曰慙焉以犯
上取名而不審於量已其斯人與蓋君之自處純心精慮
以圖民之所便絕無鬻恩要譽之私奸於中心其遠上官
過賓之所好亦以心必如是而後盡非爲峻其迹難其合
而可以著於聽聞也民之所以不能忘邑長之德者皆以
君爲不愛一身之利害而爲吾地故其思之彌深而譽之
也彌顯矣嗟乎置一身之利害而悉意以圖民居下位者
之所甚難平一心之喜怒以伸爲吏者之守在上者之所
易也而世徃徃不相遇何哉有思於民而亦有譽於上仕

者之所同欲然有不能兼得者有志之士正不能以此之
重易彼之輕此許君之知所擇也予爲之記不獨以副邑
人之情將以風在上之君子庶有感於斯言其尚能以已
之所易而興起爲吏者之所難乎君名文獻字某蘇州長
洲人方雙江聶公爲蘇州君嘗以學官弟子稟學焉其以
貢上春官則吾故友丘集齋公所首選士也其講修於庠
序不苟爲俗學故施於有政如此

駕雲亭記

德化令緒君東山爲政之期年作亭於其縣之龍潯山之
頂而名之曰駕雲之亭亭之所以作非君以勞而思自休

以爲遊觀娛嘯之地也其說具于縣之人士所爲來請記之書云德化爲邑封域固儉然亦具有司應令典職貢賦藝不後他縣而人材之生獨爲寥簡或綿都越井無絃誦聲每三歲比士縣之士濶焉不預登選之數至闕數十歲而不得一焉縣固已爲耻而君尤以是爲病於是有言者曰縣之負此耻固云人事抑亦有地理也縣之山磅礴蟠際不知其幾百里峯巒岡巘回互蹙踏始不可數而龍潯一山巍然膺縣治之南蜿蜒天矯其來若翔其止若蟄厥名爲龍惟亭於其上以增益此山之勢如龍之昂然驤首而思奮其於文事之興必有助矣蓋其說習傳已久縣之

人力旣不足以自爲而爲今者又漫然莫之省也君獨心喜其說而力能敏於事而龍潯之山於是亭亭所爲名則君取其意以符所以作亭之本旨蓋雲之於龍類也予旣受書而不得辭乃爲之記夫度土相原視景望氣敦琢勝美而會集休祥古之作室建國者蓋多有其法若夫爲亭於山以起龍而致雲謂將有輔於舉賢選才之數古無有也豈亦沿前之法支其方術而屢變以巧耶天地之高遠鬼神之幽微質之而無端叩之莫得其朕而卜筮瞽史讖祝之能爲神然而知之者以爲精誠而愚者以爲神故卜筮瞽史讖祝常行於世而其教爲民之所由而不可廢

何也以其亦有益於人之勉功而作事也彼其術雖屢變而巧蓋亦近於卜筮瞽史讖祝之言以其傳之久而信之深距而攻之未足以解惑祛蔽而因而修之使士者悅於耳目之新相率去其有所誘而怠以止之錮興起其志於懽怍鼓舞之中而疊疊以進雖戶喻家誘未有若斯之速也嗟乎孰知夫伐石斬木以營構於此所以爲授經挾冊而課督於彼乎或者顧以其隣於詛與怪而謂之其亦過矣以予所聞德化之士多聰明茂美之材又知向學以自增益人文之興必在斯時而亭方作蓋士之聰明而好學其材必成而爲世之所擇取以施於用當昌碩光顯矣予

企穎亭記

知此亭之作無預於選材之數而人才之興會逢其時將終有以名此亭也姑記以爲俟

穎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穎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泯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逃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

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跡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湛乎與俗同波萋萋兮其與衆人皆愚覲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汗艷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爲巢許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爲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

亦異哉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擅之指決其事之無有以闢傳者之妄予以爲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尤不得侈以爲高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穎君其猶眩於莊生之誇說以爲甚高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亭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受西亭方以

宗室之胄爵秩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之風夫匹夫之微長於貧賤而能不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貴富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可以爲難耳矯焉辭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

色於豆羹一介不受之誼至爲細淺而可以不愧於千駟
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予及與之游而知之其於富
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知慎於分義之際可以不
苟取於一介如是而作亭曰企穎奚不可者笑者尤怪之
曰異哉所聞康衢之民皆過於巢許而宗室之富貴乃可
得而企之也嗟乎非聞者之不知則何以記企穎之亭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璫珮交
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尚而
夸者訾其內極意六博叫梟盱盧椰手交臂之頃車馬乘

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爲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
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槩試劍若然雷奮霍然風
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
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
是何麓猛而近鬪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
珎一異聚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
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
績此唱彼和騁竒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摸寫之妍狀可
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
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

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
莫不畢具其要在於六藝詩書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
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窒焉而中悱意挫形頓而不
敢休容非有事於斯文者不得闖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
擊之以內辟麤猛見誚者無所干於斯室而玩物好事之
間適與夫絺繪律句才人一伎之工且以爲壯夫所悔而
不足爲也當其覃精於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
古人之在而與之爲酬酢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
浩蕩之倪而析抄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
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宗室貴

富之家則營於歌舞放於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麤猛
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爲工則可
以自拔倫萃而爲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爲樂乃在此而
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歟嗟乎是書
也吾見夫讀之者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
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
質方其悅於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質愈滅而愈足以爲
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
以賢於鑿古琢句者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寃焉則
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

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於所知亦有瞿然而惑於所見者
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
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斯堂而勿輟

環山樓記

大白源於崇陽之野爲佳勝處土沃而泉甘平疇廣隰彌
望迤靡疆畔縱橫有理如畫置也四外皆山雄據矗起卓
爲竒峯列爲聯嶂殆不可數最巨且秀而可舉以名者曰
龍頭羊角石洞烏土葛僊城岡雨山誥軸壺頭大集之山
田於其源之上游築圃曰南庄而因以爲號者處士劉公
某也因庄之勝爲樓於其中以攬取四山之美名之曰環

山則處士之子封君龍溪公某也受田於南庄付授有法
樹藝以時其收穫之入足以食農人烝衍祖妣而無奔走
之憂經營之勞以奪其暇日此樓之所以得常止而休也
田壤所鄰生聚衆而守望勤旄倪往來訢合而有禮怨讟
之危構訐之械不設於彼我此樓之所以得長保而安也
南庄之田日闢以增無旱風之灾而有積倉之餘斥其所
易可以具酒食召賓客此樓之所以得屢游而嬉也出作
而入息絕身外之窺覷以其有爲之志託於其子詩書之
業顯而功庸漸以發聞於世雖壑居川觀不爲無所用而
徒隱此樓之所以得享盛而樂也有名寵之榮而無機事

之累冠裳車馬之命數以爲倘然而不以爲實有宿乎貴
富之遽廬而不繫於驕豢之柴柵此樓之所以得尊居而
高也高人勝士之產於楚者挾能賦之才而矜好事之雅
荆潭襄岳四遠而至挹竒變而凌光景因之商折名理發
舒性靈刻羽流徵之訶滋蘭藝蕙之詠盈於楣牖此樓之
所以得播美而名也嗟乎以鄂之爲州方地且千里山之
環合而可樓者不知其幾處樓於山中者不知其幾人得
長保焉以常休而屢嬉者吾意亦鮮矣其享盛而樂尊居
而高者抑又鮮矣况於美而名者又可多見耶凡土木堅
好華潤之常必選地以爲勝故喜事者窮搜遴擇不厭其
意不止卒之其所以勝又不在地視所以作而居之者人
何如也人與地稱而不託於言與言之不工其地雖勝亦
不足以廣行而久傳今劉公旣以其樓勝而余復爲之記
其亦不爲徒也

玩鷗樓記

李拙修先生名其所自老之樓曰玩鷗客有問先生者曰
意可以有託於物而物有足以寓意其道莫著於詩故詩
之爲言其取於草木蟲魚鳥獸不一其物其慕悅怨怒憂
悲愉佚警戒勸誘非刺歎頌其端不一莫不有取於此爲
其機有以相發其理可以互觀非徒引類之博求言之諧

而已也今者名樓之意殆近於詩乎詩所取草木蟲魚走獸其言多矣樓取於鷗非其類也姑舉鳥以質其類可乎卷阿之鳳世不常有鷹揚喻人和鸞命車亦匪其類非所質也若夫睢鳩之關關黃鳥之喈喈鳴鴈之雝雝雄雉之泄泄桑扈之交交鸞斯之提提飛鷺之振振鶉之奔奔鵲之疆疆雛之翩翩鵠之肅肅鷄之膠膠差池之燕飛揚之隼鳩彼晨風題彼鵲鳩止屋之烏穿墉之雀在梁之鷺食椹之鴉桃蟲拚飛竊脂鶯領鳩鳩均一鴛鴦戢翼濡味有鷓集林惟鷓鷯之戾天鸛之鳴啞鴻飛遵渚鶴鳴九臯是數者先生一無所取而獨有取於鳧鷖意必有謂乎夫鴉

之不祥鷺之非廉烏之占亂雀之似獄桃蟲警變晨風棄捐鷓鷯急難桑扈失性鵠羽以况苦役竊脂以譬無禮弁鷺可樂而興於親過鷄鳴有度而比於世亂隼設離散之狀雛形勞瘁之容垤鵲起期遠之感梁鷓表尸食之貪宜其不爲斯樓之所取鳴鴈鷺雉平林之鷓河洲之睢桑梅之鴈鵠頑之燕皆爲后妃夫人女婦得失樂怨之諭鷓鷯之有匹鵲之不淫物非不美而作者所指乃以刺失道之行熠燿其羽睨睨其音或諷於當婚或譏乎巧言均宜無取於所託也然而振鷺之有容並乎嘉客鳧鷖之得性顯乎作人鴻之有序鶴之象德其與浮沉之鷗度美而論議則

有間矣先生其何以命之豈其自佚太平之世羣萬物之
衆多悠然安樂如雅人之所賦耶先生莞然曰烏有是哉
蓋嘗誦詩以博吾趣而適其性情之所得其於名物且未
數數然也况乃綜詩人所詠羽毛之族擇其爲此與其爲
彼睢盱比擬顛顛然取之以爲一樓之號哉吾樓成於此
而湖出於樓下鷗集於湖朝夕泛焉而不去目之所見無
他物者樓固不爲羣鷗設而鷗亦非爲斯樓來然以是名
樓亦奚不可且其對之之久觀之之狎見其容與於風波
之渺茫嗚嗚乎蘋藻之微細無求而已足不爭而常閒若
有悅於吾意者雖作樓以玩之亦吾好也故樓之名不易

彼有容之鷺上察之鳶可儀之鴻靡爵之鶴旣非樓之所
見亦何羨於形容而鶯鴉鵲隼諸如吾子所稱又烏以其
取喻指事之不淑而廢之耶若夫大雅詩人之義固非吾
之竊取然世方太平吾以無用之才生其間亦可自比於
衆多之物之一而與鳧鷺小鳥同其安樂之性吾子之所
謂雖非吾之所取而亦豈非其所爲取乎異日嘗有稱騷
人之詞以質吾者其欲爲汎汎之鳧乎而吾非失政憤邪
不得志於國者也有稱南華之篇以質吾者其爲忘機之
遊乎而吾非誕慢眇莽遊方之外之人也今子博我以風
雅正我以比興進於二客之所質吾之所取其將處於三

者之間耶抑將出於三者之外耶吾無以復子矣先生書所與客語者寄予予未嘗登其樓也次其語以爲玩鷗樓記

遊筍江記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旣通矣天答之歲而民悅其生公乃得與客遊于筍江之澗夫其浩漭澄涵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洋洄洑放乎大海浮於曲折迤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目之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透靡畫什伍而理縱橫巒驤峯踴迅勢驟形凜乎其不可控臨兩涯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徊翔停峙

睠留而不去各獻妍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奕飛散下上媚雲氣而麗煙霏蓋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艣出沒於霧濤風浪相啣首尾而離離漁蓬釣艇謳嬉遍發前唱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曉靄之中灌水苑柳之駢羅鸛鵠棲止鳧鷖還集輕簷細栢隨曲成構延亘反復鑑晴波而漾倒影斯則民事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爲瓌傑詭怪之觀者也至於靚粧袿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隈循渙而不可選紛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蓼芳荃之續郁遺履舄而呈袿裳激豪吹之清越哀繁絲之要眇淋漓顛倒徙倚雜遝忘其岐道之

所向而忽乎日之將夕斯則生人之娛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歡適嘉洽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以爲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役而不得休而豈知是之爲美而吾獨得之以爲遊娛於物節者知以爲遊矣徒徇乎耳目之好而甘於漿炙之味而烏知吾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今日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窮前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皆已化爲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託於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屬予曰子宜圖之予復於公曰

昔叔子峴江山公讐池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旣擅絕於當日而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疆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沒於後世然則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爲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別而予退爲之記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

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

名之甚冀於垂求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齒萃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豢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湏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殺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恡也顧視

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儻從峴首之
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
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
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
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
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
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
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
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
其亦不爲少歟旣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堦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
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衽驟而之乎
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翠嶺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
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
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酣酎醴者喙
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即䟽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
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劫於喧湫摻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
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
遇於已哉嘗試登高丘泛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罟師估人

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
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
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
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垢濁亦美惡之
大齊也由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
舉易方而值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砮
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
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其嘗
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
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

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
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
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
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
之取於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於中者之所取則
惡者未嘗不美而况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於有恒而
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
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於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
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於金溪而始演洋洋瀟瀟山
起於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

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
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
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盎
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著於吾心形器都
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
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
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
三人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
於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
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遊

巖居士王慎中也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

傳

陳紫峯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牴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焉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稍後自以其

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
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
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
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
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
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
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
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
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俵俵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
所業以授生徒者徃徃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

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
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
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
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
思獻別號紫峯學者稱爲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
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
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
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
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
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

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闡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砧水涯漁樵相問或夤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

大推之旣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不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

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
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厓公希元
中丞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
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
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
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
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
之決而慕其清也慎中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
張公皆辱俯與爲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垂駁與二公
有所徃反二公不以爲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

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
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
言之者慎中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
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
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
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
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
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
當有以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
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黃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宗大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爲公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絕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矜爲賢翁生其鄉故亦爲賈然其意不爲相矜以利獨爲二親故行賈

以爲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人莫不以爲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盈益虛巧而不賊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娛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母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絕其後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

晚歲卜居霞關闢裏由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構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菘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刊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裏由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爲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礪砢而枝輪困幽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瀾澈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其下忘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跡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姑託焉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爲士之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而勉哉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歲以爲人福威處地不廣言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勸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爲戒則耻甚於董捷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爲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爲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爲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無異人者其

所自爲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也族
黨間并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問語云翁何所異使吾
與若能爲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吾無他異惟於事心
所可則爲之其以爲不可不敢爲也於人所爲心以爲然
則曰云然其不爲然不謾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爲
勸戒於人者以爲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爲禁
其所不爲哉翁沒旣久人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
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腆
瘠涼焰爲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
失志則慚縮雖福以粟帛威以箠撻猶無益於觀沮有云

聞善人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
之風其可使遠泯泯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
而不記耶於是爲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
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
記殆史之失歟左氏於書尤爲取多而志繁所記婦人之
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也之母著之
爲特簡其二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爲
婦人記也其寡且畧如此所記者獨其言爾豈其時教化

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爲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戒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其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爲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爲言而失於傳者爲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爲有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爲有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繇此矣吾所爲傳者

今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旣沒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爲可信而學之可爲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庶人之亂至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從之如因斯人以卒得有聞汝其不爲今人矣富貴何物徒乞乞章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旣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君爲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訕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少孺人獨

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稟學焉而其言如此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接內外族婣之屬親踈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烈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爲世教予觀左氏所記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爲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歟與盱均爲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爲智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善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爲之傳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於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爲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躄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無益於思也吾豈爲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敦德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疆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

之不能爲福而過料其身之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爲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而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中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

場足以振四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爲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慤慤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媻睦厚賓際不倦而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羣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貿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

通鑑文粹 卷一
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爲人之所難能而不以怪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疆而名之曰貞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一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十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餒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

而公固死耶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授公之友人河南叅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爲僚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義不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陵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中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爲給事中非有學行器識爲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

邊事一疏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率不敢見虜欲以求免亡卒虜無所畏得以暴苦邊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格虜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二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

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未幾
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
學教人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
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
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訾公
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
子而爲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
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
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
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

久毫髮無所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
出財粟以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濱於死者
與之財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
旣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之
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
爲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
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巡海
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詰本以
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
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擐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擿伏

挾隱懲怠勞勤爲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其修置戰船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令行於浙至今便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擊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居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免公收鞠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當道意爲奸人所構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

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谷爲暑所中感痰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

公內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
兄曰釗曰鑽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
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爲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毀
踰禮以孝聞居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
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忻忻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
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
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恐
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
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
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叅政
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
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
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
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
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
佃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
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某某二人未聘皆畢氏
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

乙丑進士初仕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

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庭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滂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墓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媻媻之語不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於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誚其

爲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修之以
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甚公唯
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
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
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
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
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
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
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
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

四幅爲贖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
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
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濡
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
得恣所欲則構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䟽其
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爲
得職每舉公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
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
饒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
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

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家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懷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爲難薦紳咨嗟贈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

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昇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釂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視寢然後敢休臧獲迨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犬馬服

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怛惻寬曉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譴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墉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匕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

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滛聲平生不能言至於陳說理道揚摧風雅疊疊有韻如巨木撞鍾

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
左氏爲宗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斷破規矩亦自爲方員
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
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
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
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襦
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
公競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旣入仕處顯矣清約
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
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

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
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廢居異地猶
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
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
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
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
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
郊廟朝廷徒爲鄉黨閭里所誦誦其誦誦者不過以公爲
有至性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
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

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爲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公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
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疆敏博達者之所
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
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
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
貸於人先大夫歸贖財而僅成禮今其塋鬻田而後辦諸
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窳伏
草莽瓦礫而寓其孳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
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舉

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慎中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
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又
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
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
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
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沒而可祭於社非
先生其誰缺然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
有期葺塗將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
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菴公

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仕
爲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致仕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真生皆
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爲廣州照磨居職辦治材浮於官
父寬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九日卒於嘉
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前兩月季子克
廉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學之命便歸覲省
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啓手足以終大事公生而
謹重醇慤爲兒時處羣中耳目瞻聽無邪羣兒皆貌之不

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哀不
見其父揜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
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文引尋續綿綿不絕
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
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
我書公畧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
乃以腹爲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
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說近證遠喻左
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
所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

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聞田南山先生以虛齋之易講授往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間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虛齋虛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虛齋之易推本其說弘演旁通轉以語人戶外之履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爲美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同不以狗俗爲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課具親潔告成必敬必信冠子

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飲食具有常度微至几席杖履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端蠡起沖沖似不能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或爲之息或衆噓盡誼獨頽然而聞遇有發意見齒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貳其行未嘗欺人亦不逆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菲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爲生議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

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疫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爲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爲叔氏所苦見公待之如此顧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爲念繼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困苦勞瘁而不悔者爲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長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欣然曰亦足以爲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毀踰禮諸以貨賄爲賻

銖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俱陷賦中獨識公爲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寧故稱乏材公親爲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獎不爲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爲本躬行化道之未及再歲時皆悅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爲耻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爲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嚮慕興起益倍新寧時比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爲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士有不能爲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

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輒檄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爲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爲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着故爲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爲加惟衣故爲學官時衣帶以出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爲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爲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之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

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敕不渝一日鷄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爲鄉里所苦絕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虐爲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聞于公而得一言之平自以爲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公所自處亦不爲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謫公蓋公之道行於妻子矣田宅旣無所益而內

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
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
銓欲以無錫縣尹授公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
何爲將以爲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後十
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在
新寧時當道嘗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
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羣胥使治文書且請
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爲奸受賦徭徭與爲期約不督而
集數月之間邑以靜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
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歿學官

弟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部使者是之
令官師以禮俎豆公于學宮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不
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
道卿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不
爲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
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
所自樹立已卓然爲時名儒是豈不足以死耶先大夫實
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爲友公所進以爲
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歿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
講習公之事行爲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懿

迹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
采焉謹狀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二

誌銘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
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袞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
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
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
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
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
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

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
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
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
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爲戶部主事在朝
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
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中常若
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
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
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
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戶部始

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
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非衣糲食
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
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爲
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主上怒
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
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
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
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
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上疏逮杖之日
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
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
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
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
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
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
主事公瑯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
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
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

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
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
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
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
亦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
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池州知府曾漸溪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
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名在第二

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
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 廷授爲禮科
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
領邑適歲饑路有殍啗其採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
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爲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
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
密商旅晝梗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
田間行者齎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
使謹候徼而已他邑莫不相効爲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
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

然公又濶舒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開闔張歛如世所謂能
者亦其坦闡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旣安
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
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爲百年之計耳其立社倉建
社學所爲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
式今尚行於邑公於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
不慕子子之行嘗謂今旣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
者固未可言而擿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耻焉
惟隨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
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薺金漆蜃石充備尚方服器

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生治虞衡林藪之所
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宮府垂隔民輦輸入
宮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掎拚折省
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
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
悚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
今不洗手奉公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
恐以破產則廣哀歛他戶以充賄名爲泛費公監之所省
既多乃議今歲所省泛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
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

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泛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皆
以其事言令不具載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
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
相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免
於罪而事克集則子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左給事
中奉詔冊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
母老乞終養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爲池州郡介江而並
畿內賓客厨傳與夫苞苴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
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
當悉意啗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

導廣文粹 卷三
郡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史也御史恙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旣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頷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

書不求爲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歛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神裕絕不見暴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教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矣封

孺人蔡氏先公卒竟不娶而以側室詹氏攝宗事女七人
嫁黃彥欽陳敦豫李楠黃懷伍教申李維鉉陳選子宗孔
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葬於蓮湖山之北與蔡孺
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軒公
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比公徵
爲給事中某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
罷歸吾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
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
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也公
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此亦足以葬公矣銘曰

視白以爲黑題玉以爲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決於
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刻責彼秋
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况爲邑之所留已崇祀而血食
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蠅之加點初何損於
瑩質公平生之百休惟茲事以爲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
堂若皎日庶乘化其無尤闕于百年而寧魄

何誠軒暨孺人墓誌銘。

進士何君佩甫將葬其親謂予曰子路之剛而以貧爲傷
也豈誠累於外哉亦悲夫親之無以養而不得致其爲子
之情耳啜菽飲水以爲歡仲尼教之云耳而豈能無以是

遺巖文集 卷三
爲傷也。琚之貧也，無以養吾親，今徒能爲悅於墓，誠何及哉！悲哉！琚之爲人子也，琚以爲生也可，娛死也何知？誠得一釜三鼎以爲養，雖斂手足形而蔽諸，猶無恨焉耳。而今何以爲悅也？琚亦何賴於他日之祿而仕之？足慕哉！予爲之出涕，不能勝嗟乎！君之悲之動乎心而出於人倫也。先王制禮，蓋有以祭以葬之所得爲以逮人子之不及，榮其親之存者，豈皆以爲死而無知而不足以爲孝乎？君勉之，其所以爲悅於旣亡尚多乎哉！君匍匐拜泣而不起，曰：是先生之勉吾云耳。吾於養旣無及矣，葬而得吾君子之文，其尚有以寵吾親，以綏不孝之心，而塞其無已之痛，使琚

猶有意於世，是先生之賜也。諾之而後起，嗟乎！吾未見人子之悲慕如何。君者文，其可辭君之父，誠軒翁名聰，字元敏，娶教授梁洪之孫女生子琦，及進士君翁始冠，有室，值父書齋公德仁病，瘵盡耗其財，問醫求餌，家旣空，謀及簪珥，梁孺人曾不吝意見，色竭以繼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絕不得事生產作業，而孺人自操井臼，煮粥調藥，面垢衣綻，髮不加櫛，翁起家已貧，然性固澹於財，窘陋簞薄，有以自安，懷嬰兒之心，至長不墮，壞市井商筭詭秘狡譎，角錐七折毫毛，攘便爭利之機，非獨不爲本，不知也。持千百錢爲資，買賤賣貴，以自給，要以山谷闡郭來去爲遨遊，不汲

汲權子母也同行有狹具資見翁誠質可任欲分資畀之與約入羸之要翁可以利其餘而畀資者因以得翁之力他同行者祈之不能得翁獨辭之曰吾自持錢得羸誠微然累寡而意輕今若受公託者雖不無少賴負責而心勞矣有買物者償過其直翁爲分析曰此物直若干公所償太過其爲惠我耶抑誤也還之或有以此兩事咎翁爲愚翁歸語內梁孺人曰大人所爲於志不累而無欺其心於妾意亦然翁大笑取酒自酌亦酌以飲梁孺人曰是吾妻也間則與一二耆舊相過禮徑言簡誼好尤敦語不及財也鄉黨子弟邀侈自放翁無意爲疾亦未嘗正折之然見

翁嘗自飭蓋有以愧之梁孺人每指佩甫君謂翁此吾家貴富種也翁笑曰是固當然孺人不樂目前而倚兒子自寬以俟後未爲與我共適者孺人歛巾謝遇其乏時突煙不起兩人相對翁不以愧孺人孺人不以讓翁或得酒一瓶相酌唇咽僅霑而意氣各得已乃呼歌自譔曰富人
有錢財勞苦不休欲如吾兩人清適半刻不可得要
是彼人無福耳其誠質無僞而洒然有以自勝又若此昔所稱
高人逸士如龐德公梁鴻夫妻皆能樂其貧龐公有田可
耕翁固不及而梁鴻至爲人鬻春則甚於貧矣然彼兩賢
者以有文學德誼爲世所尊禮遂有述於後翁以未嘗學

問當時聞然爲窮人今復無有知者佩甫君之悲宜在此而奚貧之爲傷當翁之身已其而樂之矣嗟夫君必欲得予之文而後墓固爲是與是與翁以儋州同知公佑爲祖母侯氏翁卒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後十六年丁未十二月而梁孺人卒琦亦繼亡女一人嫁黃日烈葬之日爲嘉靖庚戌正月八日也而以琦祔焉佩甫君執喪過毀纍然僅勝衰旣喪其妻顧氏聘吳氏未娶也室無相事而當內奉寡嫂某氏育其孤應年外治葬事卜域穿壙備極勞憊不知其身之病可謂能孝也已銘曰

終棄者魄能遊者魂深其寵而崇其墳築之之勞視之之

勤孝子所以藏其親其義則云

鄭海亭墓誌銘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多仕者爲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誅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生迫而歛重若此乃

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
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
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
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爲浮尤吝
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
心也既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鏡內一二巨室橫放難
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
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
溷君聽退敕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上從
容不苟庭中常空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

惟不擾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
而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
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運
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
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
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
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蒞昆
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
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
曹事簡君益爲深厚閉戶讀書耻與嬛捷之士競泊如也

以其間爲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權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徃司權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羸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積資員外郎郎中擢雲南府未赴郡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爲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熱

疾嘔血數升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弔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爲祖鹿寮生厚菴公傳剛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公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極壽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歎喪過無錫士民走哭道踵相屬津衢咽塞舟厄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封孺人楊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壻於副使陳瑞山公充邑弟子員能持家劬事卜滌陂龍塘山之原以葬

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月某日之吉行事君
固悅滌陂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爲人外渾朴不可町畦
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取其中臨事酌物誠
歎有足動人予嘗歎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
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
用遽以是止甚以爲君恨銘曰
氣疆矣有悍而挫傷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是爲
疆之方不流而集是爲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斯踰而卒
不究於用吾不知所以爲之吁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鐵山劉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十月九日劉君志仁葬其父封御史公于邑施
山之陽與母葉太孺人之兆合而以志屬予曰非得子文
孤將何以葬吾親始志仁君以松江知府俟調過家公促
其出者數矣君濡戀不忍竟得奉公之終嗚呼孝哉公喪
於嘉靖甲寅九月其喪鄉人爭走哭哭多盡哀無遠不至
肩踵摩接巷爲之塞其存值公生辰姻黨隣里皆來壽焚
香盥祝莫不願公百歲其得榮哀於斯人予頗怪何道致
是公貴且長矣與人彌恭色溫詞至論事細折毫毛精中
膏肓大黠小慧欲以情貌深厚蓋其過非逢公皆剖露無
所遁匿公旣善得人隱曲又惻怛懇欵耻人之過樂其有

善如已得失所譏斥獎許嚴於官府予奪人用勸沮於其
言以故鄉人有相構爲虐者多自解去不至於有司雖富
而御財有義往往知所縱弛以振業乏窮嘗爲衆人之母
惡菲服食不適於驕佚故多悅其富無怨妬者生死得人
之哭祝其道由此可不謂偉丈夫所爲哉貴富而爲義勢
便事易世之能知公者止是矣公未以子貴家中衰貲落
矣隨力所及與人同勞逸甘苦一稱一盂遇有寒饑推共
衣食微爲匹夫能得人死力所至有附其赴人緩急風雨
疾病期至不爽晷刻同安之俗在弘治正德間以雄長俠
武相夸尚其魁則聚徒衆置要約旅拒官府蒐瑣細族則

器許健鬪視庭中牙鼠角雀勝者酒食鼓舞賀之耳公始
好詩書士人語自悼幼孤老多難不習儒業獨發憤於其
子志仁君才過人業旣通聲聞日起公益延名師勝友厚
與爲禮非徒以廣其子之學亦欲風示里中知讀書可貴
而弭筆探丸之不可爲也處卑履約矯然有濟物變俗之
志又其近於仁矣志仁君爲御史疏諍廟議與小人獻謏
侮禮者爲異同章格不下數日或傳至家客多以禍不測
爲公憂公抗聲曰主聖臣直其何憂御史果不獲罪御史
出爲松江遣輿卒迎公客皆從諛公以吳淞美水土多珍
物宜往饜饗吳中民吏善事長官往使民吏一謁太守父

遂巡跪拜足明得意也公曰使吾在兒子郡邸中且閉門
杜徑民吏何由見面日買魚菜數錢併禁苦婦子僮奴口
腹矣且使吾爲饜家顧不足充吾慾耶客謝愧輿卒空返
貽書松江勉以守官愛人而已其所以教子推此可知也
公名恭字大受居鐵山之下故以爲號曾祖雄正統間散
家貲萬緡糾義誅劇賊焚其居與僮八人俱死官爲祭
歛鄉人哀而義之至今祖弘淵父朝權爲學官弟子早世
公獨與母王氏居比長娶葉贈太安人者也因奉母以僑
于葉自力於筦窶艱蹟之中忍閔耐侮竭盡勞瘁以持其
家待子有立計數明而識慮遠非偶然倖邁而有今日也

年六十九繼室林氏男女皆出葉太孺人長子存德即於
江君存業國子生女適蘓希頌張銘郭顯有孫五人夢龍
從龍邑學生如龍爲龍起龍皆幼施山之兆公墓葉孺人
所自卜堪輿家以爲祥也存業與夢龍以松江君之命來
速銘服窶容毀非乞銘之詞不出又足以知公之教也公
孤時諸父弗友弱王母之寡謀殄其孤叵測屢矣公幼即
多智能如母教指潛形謹跡不踐禍機昏夜出入自防飲
食心動輒不苟竟免於害諸父知不可殄絕則漁奪其產
耗之盡公泣謂母曰是物他日兒能自有之勿與爭其僑
于葉辟家禍也諸父竟以凶終諸孤淪落存者蕭然公洗

沐拂拭之時其婚嫁爲營貲產不尤人所難哉銘曰
丘夷淵實伏倚之質趨蹶徐行緩者乃疾謂天情情奪子
凶吉如衡移權鈞得銖失維子能賢由義教出化虛爲羸
用儉節術彼冥弗窺值其信詘曷觀于茲刻銘幽室

封戶部主事南圃張公墓誌銘

公名良寶初名文會字廷際泉州晉江人高祖自牧公仲
端由安溪徙郡城曾祖進修公宗應祖寬以鄉薦歷官終
應天府學教授別號慎齋德學爲鄉之先正父仗義公秉
德嫡母何氏慎齋公爲山東荏平教諭最善其邑人邵光
祿公故爲仗義公納其孫女是爲公之生母慎齋於諸孫

中尤器公授之帶一圍公裳一襲顯示屬意云此兒必興
吾宗慎齋公久宦而貧公以經教童子自給劬學不廢且
夜博涉他書業成矣而屢躓於有司因改業以謀祿仕居
家躬行孝弟率屬同姓大書忠孝勤儉於祠堂而梓慎齋
公遺訓子姓人授一編子姓中少有過差輒舉祖訓以警
勉之撫弟之子如己子推父之居以居之追遠之敬嚴於
祀事每厥明少長未集公已衣冠拱立祀先之所畢祭而
享歷歷舉其祖平生曰吾張氏以孝弟立家慎齋公益篤
友于仗義公不替家法兄弟終身無間言念德敦行吾與
若等責也戒諭敦敦懇至群從皆化之張氏一門尊卑殆

百人雖折屋殊爨雍睦如一家泉人不知其孰爲親疎也
與鄉人處一以忠信爲主而綜練世故洞悉人情鄉有關
訟或官府不能平質公一言而解其誠心足以感之而明
達能中人曲直機要曲者自爲公屈蓋未仕而率族睦里
之行已施於有政矣年五十赴銓得吳江尉邑稱富劇公
佐理有餘力邑長開州王公一以政委之王公受成而已
邑以大治郡守天水胡可泉公英察難事倚公如左右手
郡屬邑令皆甲第名流其所編徭冊民屢愬不能定胡公
盡以託公比冊出無復愬者督賦不急不弛常先他邑辦
集有巨姓逋租萬斛重賂求緩公麾去之治之益急舟運

稱載一朝而逋畢輸以敏慎仁恕屢受臺獎而厄於卑位
不能薦之也高御史世魁直諫忤旨就所部逮赴詔獄屬
吏憚怯避去公獨周旋其間諸屬皆義而愧之在職滿考
值仲子行吾君志選登己丑進士即棄官歸行吾尹諸暨
及爲戶部郎出知常州府政業卓異時論歸美之皆稟公
之教也以行吾戶部主事之考得封嘗一視行吾君于常
州道出吳江邑人老稚迎觀追送皆謂自公去後無尉賢
如公者在郡邸值蘇州海上三家寇作吳中皆警天子爲
置大將調數路之兵誅之督府論常州君之功獨多常州
君以凱旋郡公亦還家矣舟次錢塘忽一人叩窓而入懷

五百金爲謝驚問爲誰曰常州民某獄寃數年得太守辨
釋以此爲銜珠之報公峻卻之其隱行如此受封榮貴垂
三十載欽欽謙抑不入公門未嘗以氣力加人微時所與
相處好如初一飯之惠必酬飲食而甘必推及所厚出不
乘輿常徒行道中邂逅舊故立談款款移時賤者即之不
知其爲貴貧者即之不知其爲富少者即之不知其爲老
也置學田作書舍資子孫講肄開園鑿池作萃樂亭以娛
族與鄉之高年爲逸老會而故林沙溪陳葦菴鄭一齋公
皆以勝流相聚游尤可尚也自卜壽域于棠陰山在清源
山之麓諸子治別業以近其域各有結構風致公時往觀

課學視耕之外留連佳景貴富壽康備人生之盛然每值
誕辰輒不許子孫作樂曰吾祖父生日不能爲懽吾不忍
也孝思之至老而不渝蓋天性云念慎齋公當爲張氏功
德之宗欲久其祀行吾君迎其意以所分父田充慎齋公
蒸嘗公甚悅之於母家尤篤往返京師必由陸至荏平謂
邵氏家廟厚遺其子孫邵母諱日必屏居自傷淚蘇蘇下
終老猶然德履之邵重于鄉邦有司鄉飲酒禮延爲大賓
雖以貴壽蓋尊其德也平生無病忽遘疾家人請用禱禳
公不許幼孫或誦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爲諷公曰汝
未讀下文邪病中聞壻之計憂其女甚及女扶夫視至家

相慰苦而公亦逝矣卒之前夕訣諸子孫皆立身守家大
要言畢從容委化可謂考終矣爲丙辰十一月九日也距
生壬辰享年八十有五配薛氏封安人與公偕老長子志
魁庠生先公卒娶諸葛氏次常州君也娶黃氏繼娶侯氏
皆以夫貴爲安人志騰娶黃氏志顥娶史氏志尹庠生娶
林氏女適博白知縣李士絢孫男八人守質守爲守臣俱
庠生守介守孚守藩守教守嘉孫女十三人適許皆名家
行吾君遵公之教友和諸弟誨誘子姓彬彬多成材將益
昌其世而公積慶詒謀之善彌遠而光矣以十二月十七
日奉公葬于所治之藏而乞銘於某曰公遺命也銘曰

棠陰之丘蟠紮其虬築之佻佻外曠而中幽生乎樂於斯
死也藏於斯更千百世其勿休祥嘏是遠

雙泉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諱希憲字思狷其卒且葬而君之配石氏先卒葬于縣
之塘尾山至是合焉君有子四人賢而知學者曰春芳纘
芳皆庠生與余游將乞銘以葬君卒嘉靖丁未正月五日
葬之日爲三月九日几筵之奠未徹也二生乃屬其叔思
和君來道其乞銘之意甚悲余方以不知死者爲解比往
弔二生頓顙於筵側久而後起哭而言曰微先生之銘孤
等其無以葬吾父余爲之傷許之於喪次歸而按思和君

之狀與余所聞不謬可信也君性豪爽敏辨有口居衆人中遇有所談衆人方誼君談脫口誼者驟息以其善適機繁人莫能易也君敏如是顧善爲韜藏周慎不欲以所長加人楊姓著於州而君父楓山公爲德國左相君固不爲張出入居處絕去宦家藩飾宅臨通衢車馬填軋獨宴處一室往來微游紛華漠如也相國公在官所宅門長閉升其堂閨若無人或竊從戶隙窺之徒見一榻偃仰旁無侍者以此終日晚營楓山別業俟相國公倦歸屋宇締構整而不麗草木藝植有列日游其間與人益踈而庭內事無纖鉅皆出意畫錙銖不漏一布袍數十年非敝不改爲食

未嘗肉也菲惡非徒爲愛其微旨要以貽後圖未使不近於靡敗肉食帛衣古所以奉高年輔體悅口之具雖庶人得享之而不爲踰也君旣老猶然諸子竊制美饌輕裘敬進之固屏不御曰吾性固然至其資諸子游學交聘之費與接賓客治祭享未嘗不豐其好義急困時有所捐予不爲齟齬顧吝有世之富者不能爲也其自言性固然固性然耶昔相國公以經學名一時蔡虛齋先生高弟數人其一曰楊孟洪是也君旣以疾不能讀父書居常愧焉因以父書授四子而二生獨賢能讀相國公書君益資遣使就時師之能爲虛齋學者二生文聲日起學官高第弟子名

二生君意不能無望二生宦達當身見之以爲榮然知其
有時亦不戚戚也二生所爲屬銘於余其意不能無恨不
及當君之身宦達痛無以顯其父而欲有所託也然君行
年六十四而有四子二女四孫長子三子二生也次子廷
實末子廷楠雖不讀相國公書並謹愿有家法婿孫振宗
邑庠生名與二生埒王夢周宦家子居人世而情事如此
其卒宜無不滿意而思和君來速銘又謂余曰兄陳宜人
所出麟母王宜人兄繼母也兄事之如實出兄愛麟如實
同出今其死不獨麟有喪兄之愛王宜人尤抱亡子之悼
也嗚呼君於內行如是尤宜銘銘曰

